

狮子星座

〔日〕藤雪夫 著
崔淑雯 译
藤桂子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SHZXZ

狮子座

〔日〕藤雪夫 藤桂子 著

崔淑雯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1年·济南

狮子星座

〔日〕藤雪夫 藤桂子 著

崔淑雯 译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79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5329—0710—4

I·632 定价 4.10元

序 幕

偶然之间，举目仰望，蔚蓝色的天空，穹远深邃，令人于迷离恍惚之中，充满无限向往。

暮空下的庭院里，洗过的衣服犹如尼龙工艺品中的大波斯菊，花丛般地舞动着。距它不远，两个小姑娘正专心致志地铺摆着塑料垫子，玩着“过家家”的游戏，甜润的童音在宁静的院子里时起时伏……

那沉溺于游戏中的女孩是我的女儿：一个8岁，一个6岁——而我在这年龄，却不幸失去了母亲。30年了！母亲蹬着缝纫机的背影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了，家里只剩下妈妈、姐姐和我。母女三人在仅有6铺席大的两间木板房里相依为命。母亲当裁缝挣钱，养活我们，艰难度日。

西面墙上唯一的那扇窗下，放着一台缝纫机，妈妈的颈上披散着无心梳理、乱七八糟的头发，粘贴在脊梁上的衬衣被汗水渍成了黄色。西晒的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妈妈却仍旧不停地踩着缝纫机。

破旧的收音机里，夹杂着吱吱啦啦的噪音，播放着忧郁的

歌曲，不知是《星的流逝》还是《港中之山》，这种粗俗的音乐和屋里的凄凉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却又那样协调。

那是昭和 27 年，圣诞节的前夕。

“我要办事，出去一下。你们乖乖地在家。”

妈妈说完就走了，谁知这话竟成了她与女儿的永诀！

记得妈妈临走时还说过：“妈妈回来给你们每人买一件礼物，把你们想要的东西写在纸上吧，每人只能要一件。”只见她那被生活折磨得异常憔悴的脸上，掠过一缕喜悦的光彩。

我惊奇地凝视着妈妈的脸。尽管那时我还只是一个一年级的学生，但我明白，这个家里多余的钱是一分也没有啊！妈妈见我们站在那儿发愣，不由得笑了。说：“别担心，爸爸留下的地产我已经卖了，把想要的东西写出来吧！”

我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大口唾沫，怯怯地问道：“贵一点儿的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妈妈慈祥地笑着，眼圈儿却湿润了。

于是，我和八岁的姐姐，头对着头，想一会儿，商量一会儿，终于写出来了：我要洋娃娃，姐姐要件红色的大衣。

妈妈披上那件唯一的灰色外套，迈着轻盈的步伐，走了。10 分钟后，却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办完事儿了吗？”

“哪里。忘记拿要紧的东西了。哎，就是这个！”

妈妈一面说，一面从茶几上拿起我和姐姐写的那两张小纸条，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手提包里。

“橱里有蒸好的甜薯，午饭时候吃吧！”妈妈微笑着说完之

后，迎着呼啸的西北风向外走去。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的妈妈的背影。

姐姐和我心神不定，呆在屋子里焦急地等待着。天色渐渐暗下来，恐惧和饥饿毫不留情地袭向我们。我害怕地抽泣着，善良的姐姐反复地安慰我，并勉强地做了一顿饭让我充饥。

夜幕降临时，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夹着暴雨像要把木板房囫圇个吞噬。昏黄的无罩灯泡咯哒咯哒地摇曳着，姐姐用她那两只纤弱的胳膊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我们就这么相互搂抱着睡着了。

就从那天起，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妈妈。

后来我们才知道，妈妈那天是到马场商事公司去了，该公司买下了父亲留下的三鹰车站前那 300 坪土地。妈妈见到公司里一位叫阿部的人，和他一起到商社交易银行——四井银行去提取了卖地应得的款子，那可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呢！公司里至今还保留着妈妈当时亲笔写的 300 万日元的收据。

“当时，夫人拿着这么多的现款，我曾再三提议送她回家，可是都被婉言谢绝了。她说要到日本桥商店去办一件很要紧的事。就这样在银行门前我们就分手了。如果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无论如何也要送她回家的。”阿部向调查的警官解释说。

一直没有发现妈妈被害的痕迹，所以警方对此下了一个草率的结论：一个寡妇，拖儿带女，受够了生活的煎熬，如今突然获得如此巨额现款，不禁得意忘形，本人又正值壮年，很可能为了摆脱眼下的困境，狠心扔下两个无知的孩子，跟哪个男

人私奔了。

妈妈时年 32 岁，正是一个女人成熟而且精力最盛的年龄。如今，我已是爱过人，生养过儿女的人了，我不否认人的肉体存在着某种诱惑，可是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对上述结论，我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我才深深地领悟到妈妈的爱子之心。那时，尽管我们很穷，可我们吃的、穿的，无一不是妈妈亲自照料，帽子、鞋袜全是妈妈亲手缝制的。如果哪儿破了个窟窿，妈妈就会用彩色的布，别出心裁地在那儿补上一朵令人喜爱的花儿。

这样的一位妈妈，难道会在一霎间变成另外的样子吗？难道她会扔下年幼的孩子跟男人跑了吗？尤其是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家从无男人来访，妈妈也从未把我们扔在家里跑出去跟什么人幽会。

过了许多年，在我懂事之后，曾向大人们提出过种种疑问。

最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妈妈上气不接下气特意跑回来取走纸条的情景，纸条上有着我们的希望，有着我们的欢乐。妈妈当时望着我们的目光又是那样的慈爱，那充满希望的微笑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啊！

“妈妈——”女儿在喊我，嗓音多么嘹亮，多么甜美啊，我的两眼不由得升起了泪雾。

“妈妈，来看看您的孩子吧，她们是您的亲外孙呀！”

我紧紧地搂住跑过来的孩子们，这些孩子当然是永远领

略不到失去妈妈的滋味了。

我不止千百次地喃喃自语着：

妈妈，您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您老人家还生活在人世间吗？

目 录

序 幕	(1)
-----------	-----

第一部

一、死者的旅行	(1)
二、漂亮的女嫌疑犯	(13)
三、信之谜	(27)
四、破 绽	(41)
五、保险金库的秘密	(56)
六、遥远的影子	(74)
七、仲夏夜之梦	(92)

第二部

一、遗 孤	(113)
二、两个不在现场的证明	(131)
三、中华街的女士	(146)
四、太阳和纸烟	(160)
五、第三封信	(173)

六、四十一号国营公路	(187)
七、那个人	(207)
八、北陆高速公路	(229)
九、狮子座的流星群	(259)
尾声	(280)

第一部

一、死者的旅行

昭和 57 年（1982 年）9 月 9 日 9 时左右，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送到了埼玉县限谷警察署。

按惯例这种匿名信是不会有有什么好内容的。可是这封日文打印的信是用快件寄出的，所以有必要看一看。于是，办事员把信拆开进行了检查。

信中写道：

“您们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十分辛苦。我是一名普通市民，由于某种原因我不便公开自己的姓名。但是，为了向您们报告一件我亲眼目睹的惊人的凶杀案件，所以就十分冒昧地给您们写了这封信。

今天（9 月 8 日）中午，我在梓河上游，距梓河大桥 3 公里处浮桥上，亲眼看到一个凶犯用手枪打死了一个身着灰色西装年过半百的绅士。然后，他将尸体投进河里，手枪扔到河的下流去了。

当时我正在河旁的树林中，把这件毛骨悚然的杀人经过，从头到尾看了个清清楚楚。可是当我跑到现场时，凶手却无影无踪了。

我敢起誓，我讲的这些决非捏造。我迫切恳请您们能够进行调查，只有这样，才能证实我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实话。我默默地祈祷：祈祷您们能早一天捉到凶手。”

办事员看完信后，呆呆地愣了片刻，便拿着这封信向安田刑事警察办公室走去，安田正在接待客人，并向对方频频地解释着什么。

“唉呀！不就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吗？他又不是个小孩子，你再稍微等等好不好？”

来客是个 30 来岁的男子，看起来有点儿懦弱的细高挑儿，只听他喋喋不休地对安田说：

“警察先生，我们分公司经理，是个十分拘谨的人。每次外出，他都是每隔 1 小时左右就与我们联系一次。这次出去，本来说好昨天下午 3 点就回公司的。可谁能料到，直到现在连个口信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思来想去，毫无办法，只好求救于您们啦。”

办事员轻轻捅了安田一下，安田回过头来问：“有什么事？”并对客人说了声：“稍等一下。”便跟着办事员回到了办公桌前。

看完了信，安田用一种奇特的表情睨视着上空，继而又快步回到客人那里，细细盘查起来。

客人一走，安田就出去了。

大约过了两个来小时，安田又回来了，手中还提着一个
小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沾满污垢的碎木片。

他走到侦察科长面前说：“请看这个！”

科长接过碎木片，先是有些诧异，但当目光触及到碎木
片上飞溅着的斑斑血迹时，脸色却骤然变了。他以一种职业
上的敏感，惊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从浮桥栏杆上刮下来的木屑。”

于是安田向科长详细地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并且说了今
天早上横田金融公司限谷分公司营业主任高桥照吉来访的情
况。

“据高桥反映：分公司经理，昨天中午就失踪了。直到现
在还没有消息。为此，他请求我们帮助查找。”

“真是个急脾气的人！”

“我也这样说，可是你看就连这样的东西也跳出来了。”安
田说着，拿出了早上收到的那封日文打印的匿名信让科长看。

科长瞪大了眼睛看着：“什么……这？”

“哦，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据高桥的反映，失踪的分公司
经理昨天穿的衣服似乎和信中提到的被害者所穿的衣服都一
样。”

“噢？”

“所以我就到浮桥那儿去调查了一番。看到桥栏杆上沾着
像是血迹的东西，顺便就剔下来了，大概情况就是这些。”

这座浮桥是架在流经限谷市南面1公里半梓河上的一座
木桥。原计划要在附近造一个大规模的工厂。所以半年之前

就架起了这座浮桥。

不料赶上经济萧条，工厂迟迟没有破土动工，因此，直到现在，这座桥也未得到充分利用，平常也就很少有行人在桥上来往。

梓河河水，由此再流两公里左右，即并入荒河。

科长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随后将那些碎木片急速送往浦和县警察总部。

第二天下午两点，隈谷警察署接到了由浦和县警察总部打来的电话。告知他们化验碎木片血迹的结论是“人血”。血型是一种极为罕见的 AMP₁ 型。这种血型 100 个人当中只能找出 4 个这种血型的人。

栏杆上的血迹，大约已经过了 20~30 个小时了，这与目睹杀人现场的那封匿名信上所说的 8 号中午这个时间是完全吻合的。

那天傍晚，隈谷警察署紧急集合，决定在浮桥附近进行打捞。

假定河水的流速为每小时 3 公里，那么此时尸体应该漂流到荒河的下游了。但不管怎样，哪怕仅仅只能捞上手枪这一件凶器，也一定要打捞一番。

于是警察署便以浮桥为起点，开始了仔细的打捞。

大约 3 个小时之后，在桥的上游 20 米靠近岸边的地方，捞上来一把小型手枪。

血迹和凶器都发现了，毫无疑问，那个寄信人也就成了真正的杀人目击者了。警官安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抬头仰

望初秋傍晚的天空，那被染得通红的波浪般的晚霞，正一片片地在他的眼前扩展开来……

几乎是同一个时候，横田金融限谷分公司的高桥照吉再一次来到了警察署。正式提出要协助查找分公司经理毛冢金太郎的请求。

在限谷进行打捞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1日早晨，毛冢金太郎的尸体漂流到东京都墨田区永代桥附近时，被过路的行人发现了。

早晨8点钟，一个打了一宿麻将、天亮才赶回家的大学生，发现了尸体。

该管区属深川警察署管辖，可是溺死案件又应由水上警察署处理。因此在深川警察署的要求下，由明石水上警察署出动了汽艇来打捞尸体。

尽管死者的胸膛上有两个弹孔，但身上的衣服却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是自杀，那么因射击距离较近，衣服上自然会有片焦糊。既然没有，那毫无疑问就是他杀了。警视厅侦察一科科长当机立断在深川警察署集合了一科的刑事警察以及鉴审员等数人，进行鉴别检验工作。

在死者携带的物品中，发现了一张写着“横田金融株式会社限谷分公司经理毛冢金太郎”字样的名片夹。为了证实死者的身份，立刻从浅草桥的横田金融株式会社请来了业务经理榎堂。

榎堂一看死者的脸，立刻认出：正是毛冢金太郎。接着

警视厅下令就在深川警察署设立了“金融公司案件侦察部”。

警视厅派来了年轻有为的警部菊地，菊地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就像几个月没理发似的。他一喝醉酒，就一个劲地唱戏，是个有点古怪脾气的小伙子。

菊地通过埼玉县警察总部向隈谷警察署证实毛冢金太郎身份的同时，决定亲自向榎堂了解一下情况。

关于横田金融公司，菊地是有点了解的。这个公司在昭和30年（1955年）中期就以惊人之势飞黄腾达了。今天被称为“金融王”的横田董事长，已成为刻苦奋斗、饱经沧桑取得成功的传奇人物。几天以前，菊地曾在回家乘坐的一辆电车的行李架上，看到了一本不知谁放在那儿的周刊杂志。为了消磨时间，他便拿起来。就在这本杂志上恰巧刊登着横田的文章。

横田金融公司在日本全国各地都设有分公司。在浅草桥盖有豪华的总公司大厦。总之，横田金融要算是高利贷业中的巨头了。

榎堂来到询问室，菊地殷勤地请他坐下。

“在百忙中把您请到这儿。”

50岁左右的业务经理，为人谦虚，听了菊地的话，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客气，毛冢的案子，给警部先生添麻烦了，承蒙关照，不胜感激。”

“哪里哪里，这是我们份内的事嘛。为了全力以赴，早一天捉到凶手，我想向您打听二、三件事儿。”

“请尽管问好了，凡是我知道的，一定如实相告。”

“毛冢先生蒙难，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一句问话，倒使榎堂不由得踌躇起来。该怎么回答？显然，他是拿不定主意了。菊地掏出香烟递给他，榎堂慌忙接过来点着，并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就像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似的张开了嘴：“我从来没有想过毛冢是他杀。这太意外了。”

“噢！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

“我接到毛冢死亡的消息时，马上就断定他是自杀。我想，如果他当时能和我商量一下就好了。就不会走这条路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真是太遗憾了。”

“你能不能说详细点？”

“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因为说了就像用鞭子抽打死者一样。实际上，我发现毛冢最近常把公司的资金私自贷放出去，因此我就在暗中悄悄地盯着他。一天我曾对毛冢说：‘假若这件事让经理知道了，说不定马上就会开除你。因为众所周知，横田董事长是个心狠手辣的经营者……’经我这么一说，毛冢的脸色马上变青了。看他那个样子放出去的款好像不少哟，恐怕是收不回来了……”

“因此，你就认为毛冢一定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填补亏空，而感到走投无路。你是这么推测的吧？”

榎堂点了点头：“难道毛冢会是被暗杀的吗？”

“那当然。”

“可是，您知道吗？限谷分公司有一个营业主任叫高桥照